

杜宣文集

第二卷

·
剧本卷·
(二)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杜宣文集

第二卷

·
剧本卷
·

(一)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杜宣文集第二卷

目录

吃饭不要钱(一幕话剧)	1
初升的太阳(九场儿童话剧)	13
上海战歌(四幕话剧)	60
彼岸(六幕话剧)	147
欧洲纪事(四幕话剧)	207
世纪的悲剧(七场话剧)	266

吃饭不要钱

(一幕话剧)

时间 1958年,10月中旬。

地点 上海县“七一”人民公社,蔬菜地区。

人物 黄林根 50岁左右,贫农出身,诚朴正直,在群众中有威望。现为“七一”人民公社第×大队×连指导员。

阿 奶 黄母,70岁左右,性格倔强爽朗,对党热爱。

顾三妹 黄妻,四十四五岁,是一个勤劳诚朴的农村妇女。

黄小弟 黄子,23岁。

黄春花 黄女,十七八岁。

曹桂香 黄小弟未婚妻,喜欢打扮。

老 徐 多子女的中年农民。

老 顾 新上中农。

老 曹 中年农民,性格有些急躁。

顾长发 单干户。

布景 三开间的瓦屋,经过大修不久,墙上粉刷得雪白。门外有两棵白杨树,旁边还有几株绿叶扶疏的蓖麻子和杂植的一些鸡冠花。正厅的后面有一排大窗,可以从这里看到外面挑灯夜战的壮丽景色。这是黄林根家,室内堆了一些农具,有两三张木架子上面每层都用簸箕盛了洋山芋。另外放了几把竹椅、长凳、方桌之外,很惹人注目的就是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脚踏车。现在是夜晚九点多钟,正是我们农业生产战线上英雄们鏖战方酣的时候。外面正落着如丝的秋雨。一盏擦得雪亮的煤油灯点燃在方桌上。阿奶在剥着豆子。从室外送进由扩音机播送的嘹亮的歌声。顾长发披了一件破旧的短棉袄,悄悄地走上。

顾长发 (找了一把小竹椅,坐下)阿奶,这样晚了,还在剥豆子?

[阿奶回头一看原来是单干户顾长发,她没有回答他,还是继续剥她的豆子。顾长发把小竹椅移近了些,也帮着剥豆子。

顾长发 村里的人都下地了,只有我们两个在家里。

阿 奶 我和你不同,你是单干户。我是年纪大了,地里的生活做不动

了。我要是像你这个年纪，早到地里去了。看，他们干得多有劲啊，（外面又响起雄壮的歌声）唉，你还坐在这里做什么？

顾长发 阿奶，我心里闷得很啊。不但社里的人都不理我，连我的老婆孩子也不理我，好像不参加社就犯了什么法一样。

阿 奶 那你入社，不就好啦！我也从来没有看见过像你这种死脑筋的人，老婆、孩子都入社了，只有你一个人单干。

顾长发 入社？你知道，我同别人不同，全社算我那三亩半地最好了，我们已经种了三代啦，不怕旱，不怕涝。还有……

阿 奶 还有你那头奶牛，是吧。你这个死脑筋，老顽固。

顾长发 要是我现在入社，人家会笑话我吗？

阿 奶 （望了顾长发一眼）什么？入社，为什么人家会笑话你？

〔顾长发掏出一枝烟给阿奶。

阿 奶 我不吸烟，你不知道吗？

顾长发 （把烟收回，自己点着，吸了一口）你们生活富裕了，我想你作兴也吸烟了。

阿 奶 （瞪了一眼）富裕，就应该浪费？（她一抬头看到桌上灯太亮了，她去把它捻小了一些）

顾长发 你看，这样漂亮的脚踏车都买起来了。

阿 奶 这是小弟去年买的，年轻人，有了钱就喜欢花。

顾长发 阿奶，请你替我向指导员说一声，就说我思想通了，决心入社。这个见人抬不起头的单干户，再也不愿当了。

阿 奶 谁是指导员？我不认识什么指导员。你入社，为什么要我去说。

顾长发 指导员就是你的儿子，黄林根嘛。现在办人民公社了，他升了官了。当了指导员了。

阿 奶 社里人个个都叫他老黄，为人民服务嘛，现在哪里还有什么官。你这个落后思想，真应该好好改造。喂，你要入社，为什么不直接找他们干部去谈，找我干什么？你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坏主意。

顾长发 阿奶,你是看见我长大的,几十年啦,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,这个时候入社,我怕人家说我想占便宜。

阿 奶 (站了起来)你不要和我讲了,你真要入社就到社里去讲。我还有事情。

〔顾长发没趣地站了起来。

顾长发 (看见脚踏车,摸了一把)真漂亮呀!

〔顾长发下。阿奶没有理他。

阿 奶 真是一个死落后,不晓得又在打些什么鬼主意。(她把剥好了的一篮豆子提了起来,曹桂香正好进来。曹桂香,电烫头发,花衬衫上面罩了一件绿色毛衣,下面穿了一条蓝色卡叽布长裤,脚上穿了双力士鞋。)

曹桂香 阿奶——

阿 奶 (一看桂香这个打扮,心里有数,故意问)桂香,下地了吗?

曹桂香 没有。

阿 奶 那你——

曹桂香 我有些不舒服。阿奶你这豆子准备提到哪里去?

阿 奶 地里的生活做不动,闲在家里怪难受的,所以帮食堂做点子义务劳动。几点钟?

曹桂香 (看手表)快10点了。他们就要收工啦。(少停)阿奶,我要告诉你一件事,说马上我们要实行伙食供给制。

阿 奶 什么?

曹桂香 要实行吃饭不要钱。

阿 奶 (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)你讲什么?

曹桂香 我们公社就要实行吃饭不要钱了。

阿 奶 哎呀,有这样好的事,真的吃饭不要钱?

曹桂香 是真的。只要是参加公社的人,不管吃多少,都不要钱。

阿 奶 (兴奋地)我活了70岁了,从来没有听到过有吃饭不要钱的事情,过去,我们就是愁个吃呀。

曹桂香 我们搞了大社之后,早不愁吃了,你看,小弟还买了脚踏车,我

前不久还买了手表。

阿 奶 但是劳动力少,小人多的人家,生活还是有困难啊。现在就好了,大家都有饭吃了,毛主席啊,您真是我们的活菩萨,现在连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也都有了。你坐一会,我把豆子送去就来。

曹桂香 阿奶,我帮你送去。

阿 奶 你不舒服,歇一会儿吧,还是我去。

〔说着阿奶就提着篮子下去了。黄小弟肩上扛了铁镬,一身污泥,兴冲冲的走进来。一看见桂香在这里,心里又高兴又不高兴:高兴的是桂香在这里,他正想把伙食供给制的好消息告诉她;不高兴的是桂香今晚为什么不下地。但是没有等他开口,桂香却先抢着说了。

曹桂香 小弟,我等你半天了。

黄小弟 (一边放下铁镬一边洗手)阿奶呢?

曹桂香 给食堂送豆子去啦。

黄小弟 下雨路滑,你怎么不帮她老人家送去。

曹桂香 她不要我送嘛。小弟,你晓得吗?就要实行吃饭不要钱了。

黄小弟 我正要告诉你,你倒先晓得了。你的耳朵倒灵啊!

曹桂香 这样大的事,村子里都闹遍了。大家都在那里谈。我也不是聋子,为什么听不见。

黄小弟 今晚为什么不下地?

曹桂香 你晓得今天什么日子?

黄小弟 什么日子,是什么意思?

曹桂香 你一点也不关心我,我的生日,你都忘记了。

黄小弟 生日你就可以不下地?

曹桂香 反正以后都是供给制了,做多做少,一样的。

黄小弟 (很生气地)原来过去你生产积极是为了工分啊!

曹桂香 (任性地)工分,不是偷来的,也不是抢来的,是我的劳动得来的,按劳取酬,这是社会主义的原则。也是天经地义的,有什么不对?

黄小弟 我是说你的思想不对。

曹桂香 我的思想哪点儿不对？

黄小弟 你有资本主义思想。

曹桂香 (激动地) 你不要随便给我套帽子，一个晚上不下地，就是有资本主义思想。

黄小弟 那么吃饭不要钱，这么好的事，你为什么不赞成？

曹桂香 吃饭不要钱，当然好。只是把我们劳动力强的，和劳动力差的一样待遇，我认为不公平。再说，供给制一来，我们结婚费用怎么办？

黄小弟 结婚嘛，有钱就多用点，没有钱就少用点，这有什么关系。

曹桂香 这是一生的大事，你能马虎，我不能马虎。

[正在这时候，外面有人声，顾三妹、黄春花都扛了铁镬像泥人似的上来。她们母女二人，把铁镬放好，洗洗手。]

曹桂香 (对顾三妹) 姆妈。

顾三妹 桂香。

黄春花 桂香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

曹桂香 吃饭不要钱，对吗？

顾三妹 这真是越过越有意思了，吃饭不要钱的日子也居然有了。

[坐下来织毛衣。]

黄春花 他们说慢慢地，穿衣服、上学校、看病、看戏，无论什么都不不要钱了。(她坐在妈妈身旁纳鞋底)

顾三妹 别的都不要紧，只是吃饭最重要啊。

曹桂香 自从参加合作社后，像我们这种人家，饭总是有得吃的。

顾三妹 但是小孩子多，劳动力少的人家，老徐，他们夫妻两口子有五个孩子，他们吃饭不是还有困难吗？这样一来，他们的日子也好过了。我们社里像老徐这样的人家，也不少啊！

曹桂香 这样一来，他们不是剥削我们了吗？

外面阿奶的声音 “桂香，你说谁剥削了我们？”(阿奶提了一个空篮子上)

黄春花 她说,供给制以后那些小人多的,劳动力少的人家,就剥削了我们。

阿 奶 那你说那些人就应该穷,我们应该富,对吗?

黄小弟 (帮着曹桂香解释)她也不是这个意思,她只是说做得多的应该拿得多,做得少的应该拿得少。现在无论做多做少都是一样,不也是不公平吗?

阿 奶 人家孩子多,也不是一天到晚在干吗?为什么他们不应该和我们一样过得好?现在无论年老的,年小的,有病的,大家都有饱饭吃,这才是穷人真正的翻了身。

顾三妹 是啊,过去我们都怕老来穷。大家说:“三十无子平平过,四十无子冷清清,五十无子无人问,六十无子断六亲。”过去是靠养儿防老,现在是什么心思都没有了。

黄春花 (对曹桂香)那些小孩多的人,再过几年小孩就不是也长大了吗,他们不也要为我们公社生产,将来我们老的时候进了幸福院,不就是要靠他们来养我们,我说这样也是公平的,不能说他们剥削我们。

曹桂香 供给制也好,拿工分也好,反正是羊毛出在羊身上,都是我们自己生产出来的钱。

阿 奶 羊毛不出在羊身上,出在什么地方,难道羊毛出在猪身上不成?

[春花、小弟听见阿奶这句话,都不禁地笑了起来,本来刚刚在争论的时候,都是反对桂香的个人主义打算的一面倒的意见,桂香心里已经不痛快,现在小弟也跟在大家面前笑她,不禁恼羞成怒。

曹桂香 哎呀,真倒霉,我不过是随便说说,现在我倒好像成了落后分子了。

[桂香一说完把头发一甩,就走了。春花一看她那样子,更笑了起来。

阿 奶 我就看不惯她那副样子,我们种田的人家,应该老老实实的,

你看她那副腔调,简直和城里的阿飞一样,下次她来,我还要好好的教训教训她。

黄春花 现在不作兴教训人的,要帮助她。

阿 奶 教训也好,帮助也好,反正还不是一样。

顾三妹 小弟,你去看看她吧,就要过门的媳妇了,这样破了脸不好。

黄小弟 随她去。

黄春花 (顽皮地)去吧,回头我们倒没有什么,还不是你倒霉。

黄小弟 小鬼头。

阿 奶 我刚刚火气也大了一点,她今天不舒服,地也没有下。

黄小弟 阿奶,她告诉你说的不舒服吗?

阿 奶 是啊。

黄小弟 岂有此理,我找她去。

[阿奶也戴上老花眼镜在灯下纳鞋底。

[黄林根偕同农民老顾、老曹上。黄林根神采奕奕,精神饱满。一走进门,首先他就向阿奶叫了一声:“妈,”春花也叫了林根一声“爸爸”,林根招呼老顾老曹。顾三妹和春花给他们搬了凳子。

黄林根 春花,给我们搞点水喝吧。

[春花答应了一声就下去了。

顾三妹 饭吃过吧?(放下毛衣准备起身去拿饭)

黄林根 还没有。

阿 奶 饭都凉了,用开水泡泡。

黄林根 我不饿,等会儿吃吧。

[顾三妹又坐了下来,继续织毛衣。黄林根把凳子移近老顾身边,春花倒了三碗白开水给大家。然后又坐回妈妈身边做针线。

黄林根 那么你谈吧。

老 顾 老黄,这不是我自己的意思啊,有人说:我们这边种菜,收入高,西边种棉粮收入低,现在一个公社,吃得一样,所以觉得我

们有些吃亏了。

黄林根 那么你的意思是赞成这个意见,还是反对这个意见?

老 顾 我?我倒无所谓,不过我认为这些人的意见,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

老 曹 我们要没有他们的劳动,我们哪里来的饭吃,哪来的衣穿,我们不能没有他们,他们也不能没有我们,这就是我为人人,人人为我的思想,实行供给制后,我们大家都有得吃,这就是有福同享嘛。我认为根本谈不上什么吃亏不吃亏的问题。

老 顾 你这个意思是对的哦,说吃亏的,本来就是个人主义打算嘛,不过说这种话的人也不少啊,你看,是不是可以订两种伙食标准,像我们蔬菜地区的,本来吃食堂也比他们棉粮地区吃得贵一些,我们这边订高一点,我看也说得过去的,他们不信可以来查我们食堂的账。

老 曹 这是什么思想,一个公社吃两种伙食标准,大家同样的劳动生产,只是分工不同,如果国家叫我们种水稻,叫他们种蔬菜,那你怎么办?如果他们不种稻,我们又吃什么,我们总不能一天到晚吃菜。

〔阿奶、黄春花、顾三妹都笑了起来。〕

顾三妹 专门吃菜不吃饭,就变成了猪了。

〔大家更笑了。〕

〔顾长发上。〕

阿 奶 噫——你怎么又来了。

顾长发 我来找指导员的。

黄林根 你找我?什么事?

顾长发 我刚刚和阿奶说过了。

黄林根 什么事,说嘛,不要这样吞吞吐吐的。

顾长发 我……我想参加社,不知道可不可以。

老 曹 啊——你听见我们搞公社要实行供给制了,你就来投这个机。

黄林根 (制止老曹)让他说下去。

顾长发 我过去错了,我因为自己有私心,怕吃亏,不相信合作社办得好,所以单干到现在,现在成立了公社,社员的伙食都包了下来。过去我就是怕合作社搞不好,没有饭吃,现在公社包了下来,我为什么还要单干呢?我要求参加公社,我保证积极生产。

[黄小弟、曹桂香和老徐上。老徐一看到黄林根立刻走上前去,他也不管旁边有什么人,他们在谈些什么。

老 徐 老黄,我到处找你,好容易才找到。

黄林根 发生了什么事吗?老徐?

老 徐 听说公社要实行伙食供给制了,是吗?

黄林根 对的。

老 徐 这下子我可真正彻底翻了身了。老黄,你是知道的,生产上我是从来都是积极的,只是拖了五个孩子,所以老是挂红灯。这一来可好了,我再也没有什么可愁了,我们夫妇两个,只要能够全家吃饱饭,我们零用钱一个也不要。这样干下去,就越干心里越甜,越干越有劲啊!

黄林根 你们看,老徐高兴得这个样儿。从老徐的问题上,也就说明了过去我们按劳取酬的制度,还不够顶理想,还有不平等的地方,我们大家都知道,老徐他们夫妻两个生产一直是积极的,只是小孩太多,所以生活还有困难。他的生活和我们小人少的人家一比就差得多了,这也不公平啊。现在我们搞公社了,第一件事,要使我们全社的每个人都吃得饱。另外,我们还要根据各人劳动的成绩,发些工资的。

阿 奶 我们农民过去世代代,起早睡晚,风里雨里的拚命干,就是为了要吃饱啊,我们过去常常说:“一饱万事足”。在东洋赤佬的时候,你爸爸为了要偷运点米吃,给东洋赤佬打了个半死,后来就是因为这次受伤死掉的。你们想想吧,解放以前我们过的什么日子啊!不要人心不足。(黄小弟用手拉了一把

曹桂香的衣角，轻轻地说：“你讲呀。”曹桂香咳嗽了一声，对大家扫了一眼。）

黄林根 什么事？

黄小弟 讲嘛。

曹桂香 （又咳嗽了一声）阿奶，我刚刚骗了你，我没有不舒服。

〔阿奶脱下了老花眼镜看着曹桂香。

阿 奶 那你为什么不下地？

曹桂香 我听见老顾说，供给制了，做多做少反正一样，心里感到吃了亏，以后何必拚命干，乐得休息休息。

〔大家眼光都集中在老顾身上。

曹桂香 我现在感到这种想法错了，要是大家都抱我这种思想，那么什么人来生产呢，不要谈社会主义，共产主义，我们吃什么？

阿 奶 你放心，像你们这种自私自利的想法，只是少数的。

老 曹 我们大多数人听见了这种好事情，睡到半夜也会笑醒的，只有更加积极的。

黄林根 你们看顾长发，这几年来，他怕参加合作社吃亏，一直单干，走资本主义道路，现在他知道他走的是一条绝路啦。

顾长发 指导员讲的是对的。

黄林根 你们的眼睛不要老看在自己的鼻子上，要看远一些，要看大一些，现在我们还是社会主义，正要朝着共产主义过渡，再过几个年头，不但伙食供给，我们生活上的一切需要，公社都要包下来，这个房子都要拆掉，你们看（他指着窗外，大家跟着看过）就在那儿，我们要盖起洋楼，大家住在洋楼里面，我们的生产要用机械化、电力化来操作，我们集体乘汽车上班下班，我们要成为有知识的农业工人了。

阿 奶 林根，你说两三年可以吗？

黄林根 妈，只要我们大家坚决地克服个人主义，树起共产主义的思想，鼓起十足的干劲来，这种日子，是很快就会到来的。你一定看得见的。

〔大家都洋溢着充满着信心的幸福的微笑。户外播送着雄壮的歌声。〕

(幕落)

1958年10月21日

于“七一”人民公社

初升的太阳

(九场儿童话剧)



- 人物**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江明虎 | 男,14岁,人家又叫他虎子,少先队大队委。 |
| 王宏武 | 男,十三四岁,少先队员。 |
| 花小妹 | 女,9岁。 |
| 曹小弟 | 男,15岁,少先队员。 |
| 王荣英 | 女,14岁,少先队员。 |
| 曹小奎 | 男,13岁,少先队员。 |
| 吴明根 | 男,十三四岁,少先队员。 |
| 张永泉 | 男,9岁。 |
| 张书记 | 男,四十多岁,县委书记。 |
| 江长贵 | 男,三十多岁,江明虎的父亲。农业生产合作社党支部书记。 |
| 王兴法 | 男,三十岁左右,社主任。 |
| 奶奶 | 女,七十多岁,花小妹的祖母。 |
| 江新珠 | 女,20岁,江明虎的姐姐。 |
| 宏武娘 | 女,40岁左右,王宏武的母亲。 |
| 施兰芬 | 女,二十多岁,下放干部。 |
| 王老师 | 女,二十多岁,小学教员。 |
| 男女群众 | 若干人。 |
| 少先队员 | 若干人。 |

时间 1958年。

地点 江南某县的一个水乡。

第 一 场

早晨。太阳刚刚出来,长空彩霞万丈。

一望无际的棉田。棉花刚刚长嫩叶。

一棵高大的枫树。旁边有块田头牌。从那里望过去,可以看到后面有更多的田头牌。

幕启:灯打在田头牌上,看到“试验田”三个大字。